

传递爱与光明

——写在童话《小王子》出版八十周年之际

梅思繁



1943年4月6日，法国飞行员、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童话《小王子》第一次在美国以英法双语的形式出版。1946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小王子》首次在法国出版。

80年来，《小王子》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每年在全世界售出500万册左右，几代读者都被这个金发小男孩的故事所触动。除了图书，中国有《小王子》儿童剧，法国有《小王子》音乐剧、歌剧……这本只有短短120页的童话作品，由一位身份特殊的作家，创作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创造了一个至今广为流行的传奇。

痛苦迷茫中拥抱爱与希望

圣埃克苏佩里在成为作家以前，首先是一名职业飞行员。1926年，他入职法国拉泰克埃公司，负责从法国南部到非洲达喀尔航线的飞行工作。工作之余，圣埃克苏佩里将其飞行员的经历——那些在电闪雷鸣的黑夜中出生入死，在沙漠中迷失又在绿洲中重生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创作出版了《南方航线》《夜航》《风沙星辰》等名著。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埃克苏佩里流亡美国。《小王子》正是他在流亡期间用文字和画笔创作的童话。面对祖国沦陷，在深沉的痛苦、失望与迷惘中，同时又怀着最美好的希望，他将自己对世界、对人对世、对生命的种种审视与解读，写进了作品。

1944年，在将《小王子》的手稿与图画交给出版商后，圣埃克苏佩里再次踏上征途，以盟军飞行侦察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欧洲战场。不幸的是，1944年夏天，在执行任务途中，他的飞机永远地消失在法国南部海岸。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全世界对他笔下那个金发小男孩的痴迷。

《小王子》通过一个在沙漠中坠机的飞行员与一个金发小男孩的相遇，探寻着关于“和平”“友谊”“爱”“生命与死亡”等诸多关切生命根基的命题。

小王子与玫瑰之间的曲折纠葛，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广义层面上“爱”的隐喻。爱是日日精心、不厌其烦的浇灌与呵护。爱是彼此眼中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爱是醉心于玫瑰的娇艳夺目，也接纳她的娇气与自我。

小王子与狐狸建立的友谊，展现了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从初识到了解再到逐渐接纳的美好过程。从每一天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开始，因每个星期四下午跳舞欢歌的仪式而走近，直到有一天难以分离。当分别到来，狐狸得到麦子的颜色，因为小王子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金灿灿的麦子会让他想到小王子。而狐狸也喜欢上“风在麦穗间吹拂的声音”……人与人、事之间的彼此“驯服”也是如此。

小王子与飞行员在沙漠中相遇，给飞行员讲自己在各种星球上的见闻。当他最后悄然消失，早已是成年人的飞行员突然发现：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它必须用心来寻找……这似乎涵盖了这一切世相：只有透过事物的表象，带着最本真最纯净的心去感受，才能找寻到生命与世界的真相。

澄澈的简单与深邃的丰富并存

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语言，就像每个演员有自己的风格。对我来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在翻译过程中，我最看重两点，一是对原文本的尊重，一是对读者的尊重。我非常看重译本的文学术性、文字的感觉，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有愉悦感，不会觉得语言是被“翻译”过来的。

我第一次翻译《小王子》，是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之托，那时我还在巴黎

大学读书。在翻译《小王子》之前，我已经翻译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另外两本书《风沙星辰》和《夜航》。在此后的岁月中，我又多次翻译这部《小王子》，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与发现。

一本短短100多页的童话故事，在80年的时间里，跨越文化与语言的差异障碍，成为五大洲大人、小孩都钟爱的作品，它的“秘诀”也许就在于它的简单——最澄澈的简单与最深邃的丰富并存。

圣埃克苏佩里用童话这一所有人都容易进入的文学题材形式，在看似简单直白的叙事形式下，探讨着令所有人困惑的各种问题——关于爱，关于幸福，关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等等。这种简单，给予所有人人群——无论职业、性别——追问反思人类生命生存的可能性。而他简单的叙事本身，又彰显某种透彻纯真的艺术审美。随后他将一切的神秘隐藏在简单的外表下，让读者在一次次阅读中，不断摸索触摸其背后的深意与智慧。

《小王子》故事中的另一核心力量，在于作者对童年、童真及其强大生命力的理解。面对祖国沦陷，在深沉的痛苦、失望与迷惘中，同时又怀着最美好的希望，他将自己对世界、对人对世、对生命的种种审视与解读，写进了作品。

圣埃克苏佩里的心中，一直都珍藏着一个纯净又有力的孩子的身影。这个身影伴随着他在空中飞翔，见证着动荡变迁的世界，也支撑着他，在痛苦灰暗中始终能看到一丝明亮。有一天，在一趟从法国开往波兰的火车车厢里，在被贫穷与苦难包围的人群中，他看到了一张无与伦比、纯净美好的婴儿的脸孔：

“男人和女人的中间，挤着一个小孩，他沉睡中。睡梦中小孩转过了头，露出一张无与伦比的婴儿的脸。这是一张多么令人疼爱的面孔！他是这对夫妇金色的果实，他是苦难中诞生的优雅与美好。我把头伸向他光洁的额头，我看着他柔软的小嘴里，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孩童时的莫扎特，生命的美好承诺。传说中的小王子们和他没什么两样……”（出自圣埃克苏佩里《风沙星辰》）

小王子，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金发孩童的面孔，一定在那一刻，就在作者的心中生了根。之后，在战火纷飞中，伴着对祖国的日夜思念，小王子的形象在他的笔下一点点变得清晰直至丰满鲜活。而当圣埃克苏佩里完成了他的夙愿——为祖国与理想效力后，如同小王子一样，悄无声息地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了。书内书外的人生故事，深深触动着平凡世界中的我们。

人类社会，能够跨越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有着全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为之心醉并走到一起的故事，常常是那些讲述着爱与理想、希望与光明的故事。这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小王子》送给我们的特殊礼物。

梅思繁，1982年生，作家、翻译家。小说《爸爸的故事》曾获冰心奖，主要译著有《书，儿童与成人》《欢欣岁月》《风沙星辰》《夜航》《小王子60周年出版纪念典藏版》等。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文学共享最情深

王蒙

编者按：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4月23日，是第二十八个世界读书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浙江杭州启幕。让我们走进作家王蒙的书香之旅，感受世界文学经典可以给予一个人怎样的精神滋养，感受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力量，共同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文化。

下午刚过3点半，火炉里的煤就烧完了。室内温度加速变冷，全阅览室只剩下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他戴着棉帽、耳朵套、御寒口罩、脖套，一心一意读书，满眼是泪，使工作人员——一位老奶奶、一位大叔叔无法下班。他们二人窃窃私语，在商量如何将孩子劝离。劝离也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但是孩子读书的认真与投入，使他们无法张口。最后孩子也觉察了、明白了、理解了，他依依不舍地告辞，还说了“对不起”。两位工作人员笑着告诉孩子，“室温只有11摄氏度”。

时间是1943年12月，地点是北京西四北六条的“民众教育馆”。小学五年级的我，正在读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寒冷的大厅里，我的心在发热。书中被饥饿逼迫得偷了一片面包的“罪人”冉阿让从监狱里逃出，受到善德的保护和震撼，他燃烧起高尚的大爱，从此成为一个圣徒、一个绝对的利他者。

雨果应该是以文学的热情宣扬作家里想中的拯救与宽恕，而中国少年同时温习的是早已背诵下来的“惻隐之心”“人之初，性本善”与中国化佛教的慈悲与顿悟。

很快，在画册《世界名人小传》中，我找到了雨果，偏偏画册中他的译名是“雷俄”。那时的我已经发现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关系了。

还有老师讲过的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当时的现实结合起来，这些作品强烈触动了一个孩子的神经——我萌发了对于阶级社会不公的痛感与反感。对来自法国与丹麦的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从此觉得有了共鸣。

小时候，家里另有两本常被长辈谈起的书，一本是美国作家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一本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小妇人》中大女儿名叫梅格，小女儿名叫艾米，这是长辈们整天说来去的名字，像是在说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戚，这也是如今已89岁的我，留下的对于《小妇人》最深的记忆

了。同时，我还记住了“她们家”的贫苦与天真、和睦与温馨。对于自小受到父母感情不和折磨的小王蒙来说，他相信，他对于社会、家庭、双亲生活方式的很多所见，是不对的、不人道的，是必须大变特变的。关于《爱的教育》，我不忘其中的许多章节，比如《六千里寻母》。我不忘此书对于礼貌的强调，不忘此书的循循善诱、至情至理。

历史革命大潮中，少年儿童的成长惊人。1946年春季，不到12岁的我，已

经与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所属北平学委的地下党员何平同志建立了固定联系。何平同志教给我的第一首歌是《喀秋莎》，“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然后是《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外一个雄奇而又无限光明的世界。

于是，我读了瓦西列夫斯卡娅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立即记住了保尔·柯察金的伟大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还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为了读它们，我去了天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那时必须掏出中学学生证，馆方才允许一个小孩子进馆借书。

最感动我的是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9年前后，我一页一页地精读了此书的中文版。法捷耶夫把苏联青年的精神世界写得如此深刻细腻、美好迷人；指挥若定的16岁队长奥列格、娴静高雅的鄂丽亚、活泼热情且玩弄外敌于手掌之中的刘巴、勇敢拼命的邱列宁……还有对他们被捕后精神层面的描写，对莱蒙托夫诗作《恶魔》的引用：天国的流放者飞越过

之后，让我入迷的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拿着外科解剖刀和物理学放大镜，解剖人生，解剖社会，记录并描写千姿百态的人间悲喜剧，让我读得拍案顿足，目瞪口呆。宁失去英伦三岛，不能失掉莎士比亚，这是英国人珍爱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豪言壮语，我想法国人也会以同样的珍惜对待巴尔扎克和雨果。

而后，令我沉浸其中的是英国的狄更斯。他的《双城记》帮助我在跌宕起伏中稳住阵脚，保持光明的底色，沉稳面向大者、大势，面向党和人民的事业，面向光明似锦的前途。

有一种阅读，作者高大开阔、丰富强健、智慧深邃，帮助你、开导你、启示你、提升你。我以上所说都是如此。还有如美国的惠特曼，他的诗是奋斗、力量、劳作与创业的证词。

我学了一点外语。我翻译过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契佛短篇小说与新西兰的“新小说”。我阅读过英文版海明威的作品，更读过用阿拉伯字母或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语长篇小说《纳沃伊》《花拉子模》《布哈拉纪事》等等，我会体会到多懂一点外语等于多几副耳朵、多几双眼睛的乐趣。

眼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书籍互译出版、互动互补与互文互证的发展，包括一些摩擦与碰撞出的火星，其乐何如！见贤思齐，与时俱进，中国文化向来重视拿来引进、本土扎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与愈益发展的共同阅读、分享阅读、交换阅读、互鉴阅读一路前行。

结束本文时，我愿意提一下我手抄的波斯诗人贾默·迦亚谟的一首乌兹别克语诗作。译文原意是：空闲时候要多读好书/不要让忧郁的青草在心胸生长/痛饮美酒吧/哪怕是死亡的阴影渐渐靠近。

我把它译成中国诗“五绝”：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遣怀书共语，何问寿与殇。有人说，迦亚谟是波斯的李白。好极了，这同样也是“德不孤，必有邻”啊！（作者为著名作家）



▲《力量》(布面丙烯,2013年) 穆罕默德·谢里夫·穆罕默德·伊拜德(巴勒斯坦)

►《致敬敦煌》(综合材料,2017年) 穆罕默德·阿勒赛义德·马哈茂德·阿巴拉(埃及)

图片均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处提供



『艺汇丝路』

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埃及文化部、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共同主办的“艺汇丝路——中阿知名艺术家采风作品展”暨中阿艺术家对话沙龙活动日前在埃及艺术宫开幕。图为部分展览作品。

(本报记者黄培昭文)